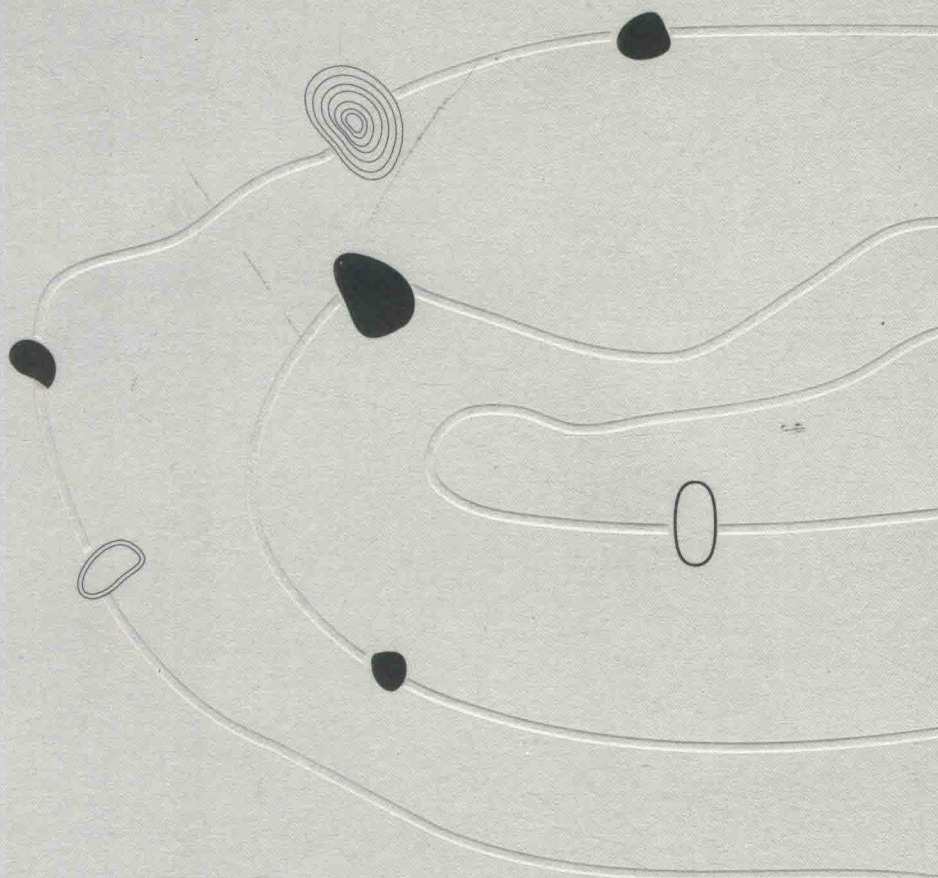




讲述一个

故事有

五百万种

方式

创意写作

的七堂课

柴春芽 著



讲述一个
故事有
五百万种
方式

创意写作
的七堂课

柴春芽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创意写作的七堂课/柴春芽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7-19500-4

I. 讲… II. 柴… III. 写作学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409 号

责任编辑:赵 金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625 字数:137千字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9500-4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这知识的松石宝串

献给

我的妻子焦艳

斯巴达人说得好：“在言辞方面，脱离了真理，就没有，而且也永远不能有真正的艺术。”¹

——苏格拉底《斐德若篇——论修辞术》

1 [古希腊]柏拉图著、[德]爱克曼辑录：《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目 录

开课 不要把写作当成一种技巧	1
第一课 听从召唤,让写作成为使命	7
第二课 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	31
第三课 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	63
第四课 创意写作的关键词和片段式思考	81
第五课 经典之作召唤阅读与重读	105
第六课 写作的可能:“抵抗平庸之恶”	125
第七课 最后所剩唯有回忆,却指向终极	165
后记 直面自己的无知,甚至灵魂深处的幽光和阴暗	187

开课

不要把写作当成一种技巧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在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的《文学讲稿》撰写前言时透露,这位没有高级学历的俄罗斯流亡作家——先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流亡英国,接着到德国,后因纳粹而流亡美国——曾在柏林同时教授五种互不相干的课程:英文、法文、拳击、网球和诗体学。他以此谋生,而非以此为乐。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折射出纳博科夫兴趣之广泛。他还在剑桥大学主修过动物学(并且终生都是蝴蝶标本的爱好者),学习过斯拉夫语和罗曼语。令他父亲恼火的是,在他幼时掌握俄语之前,他就已经可以拼读英文了。而法语则是纳博科夫家族日常使用的三种语言中的一种。

对于文学我和纳博科夫持有近似观点,虽然这观点在某些人看来,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纳博科夫认为:伟大的作家集三者于一身: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他最为强调的是最后一个:魔法师。他讨厌文学的“现实主义”,并认为所谓的“现实主义”

是一个伪词。他还讨厌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作家司汤达 (Stendhal, 1783—1842)、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和左拉 (Émile Zola, 1840—1902)。他将他们贬为“可憎的庸才”。他和我一样热爱魔法师一般的幻想小说家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 和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

纳博科夫在美国韦尔斯利大学当老师时曾经这样要求他的学生：“座位都已排了号。我希望各位选好座位，不再更换，这是因为我想把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相貌联系起来。大家对各自的座位都满意吗？很好。不说话，不抽烟，不编织，不读报，也不要睡觉，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记笔记。”¹

时代变了，我的要求则在纳博科夫的要求上再加几点：

1. 手机静音，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课堂这一宁静思考的空间不被噪声干扰，也是为了体现一种现代的公共礼仪，遵守公共礼仪是有教养的标志；

2. 如有困意，你可以选择暂时离开；

3. 不要吐痰，在公共场合吐痰和吸烟是我最憎恨的野蛮行为；

4. 不要把你用过的卫生纸丢在桌屉里、桌面上或地上；

5. 不要吃东西，因为教室是大家发表言论、分享见解的场所，况且，进餐的必要礼仪会使你基本的生理行为更具人性，而在教室里的进餐，则像动物的饲喂，那是对自然和人之尊严的亵渎；

1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2页。

6. 不许做白日梦。

这当然是个玩笑。世界上最严酷的法律也不能阻止你们做白日梦。当然，即使你们坐在那里做白日梦，我也非常感谢你们参与这一系列课程。开学之前，也就是在你们对我而言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以前，我就因假想你们的存在而展开自己的思想之旅。我像博尔赫斯的(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小说《圆形废墟》里那位以梦造人的魔法师一样，梦想你们真实的面目。我似乎身处一座圆形的阶梯教室，“密集如云的学生默默地坐满梯级。最远的脸虽然相隔几个世纪，紧挨着天，却完全清晰可辨”¹。而我正在为你们授课，教你们解剖学、宇宙学和魔法。教室里，一张张面孔热切地倾听着，充满渴望领悟的表情，你们仿佛猜到了我正在对你们进行一项秘密的考察。从你们这群条件相近、外表相似的人里面，我要挑选一个救赎对象并将其放入现实世界。

等到这一学期结束，一本名为《创意写作的七堂课》的著作或许能够出版，你们可以算是这本书的第二作者。实际上，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参与到这本书的创作了。没有你们，就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

我期待着像纳博科夫那样，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写作。这一学期，我课时繁重，每周为八个班（每班一百多人）讲课，阅读和写作的时间被过于繁重的教学所挤压。当然，这就是生活，我必须承

1 博尔赫斯：《圆形废墟》，《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王永年、陈众议等译，南海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100页。

受。直到五十六岁那年，随着小说《洛丽塔》——曾经遭到五家美国出版社的拒绝——的面世以及接踵而至的财富与荣耀，纳博科夫终于辞去教职，专心写作。

纳博科夫辞去教职七年后，怀着复杂的感情想起他的教学生涯：

我的教学方法妨碍了我与学生之间真正的接触。他们最多不过是在考试时还给我一些我的思想……我曾试图通过在大学广播中播放我的讲课录音来重现我在讲台前的形象，但这只是徒劳。另一方面，我深为欣赏在我讲课的某一时刻，从课堂的此处或彼处热心的人群中，传来表示赞赏的轻轻笑声。我所得到的最好报偿，是那些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给我写信来的学生。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现在明白了，当时我给他们上课时，要他们设想一下翻译错了的爱玛·包法利夫人的发型和萨姆莎家中房间的布局都是什么用意……¹

我也期待着，你们从课堂的此处或彼处，传来表示赞赏的轻轻笑声，而不是可恶的鼾声。我期待你们多年以后，历经人生磨炼，突然明白许多年前我在课堂上讲过的某些话语的深意、某个故事的隐喻。你多年之后的会心一笑，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赞赏。

我曾说：通过这一系列创意写作课程的学习，我会与大家探讨

1 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3页。

一个严峻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

如今，你们拥有娇美的容颜、光洁的皮肤和健美的体魄，你们误以为这一切都将永存，你们很少为你们有限必死的肉体随时都会消失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劳心伤神。长期的刻板教育，也使你们很难生起对灵魂和精神的关切与崇敬。因而，你们会疑惑：创意写作怎么会与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相关呢？

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时代，一切学习都以实用为目的。欧美一些大学经济类专业充斥着急功近利的中国留学生，而少有人去学习西方文学和艺术，当然更遑论西方哲学了。在中国，功利主义已经侵蚀了所有的大学。当然，西方的一些大学也不例外。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发现，E.M. 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的著作《小说面面观》从大学英语系的课程大纲里消失了。他由此感叹：“写作被当成一种技巧，而不是一种精神的和哲学的行为。”¹可是，如果不探讨“人活着是为什么”这一精神和哲学的问题，也就不会理解文学是什么，不会理解写作的意义。

带着疑问和好奇开始一趟自助旅行，总比一个确定路线和目的地的包团旅游更加刺激。好吧，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开始我们的自助精神之旅吧。

虽然起初，你会觉得自己是跟一大群同学追随老师开始了旅

1 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1—172页。

行，实际上，慢慢地，你会发现，真正踏上精神之旅的，唯有你一人。你的孤独有助于你发现真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过于喧嚣的时代。

第一课

听从召唤，让写作成为使命

小说家，比起本来意义上的创造者，这时候仅是一个简单的斡旋人，介于普通的凡人和一种隐蔽的强力、一种超乎人类之上的存在、一种永恒精神、一个神灵之间……¹

——阿兰·罗伯-格里耶

I

不知是天赋使然，还是在马德里一所电影学院受过短暂的导

¹ 阿兰·罗伯-格里耶：《为了一种新小说》，余中先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2页，略有改动。

演教育所致，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1927—2014）的文字总能制造巴洛克式的镜头效应。追随他回忆录里一幕幕电影画面般的文字场景，我们看到，1950年2月19日晚，马尔克斯的母亲——一位有着女族长性格的狮子座女人——带着从波哥大大学法律系辍学的儿子，乘坐一条破旧的、山寨版的新奥尔良游艇，驶出由殖民时期的奴隶们开凿而成的狭窄海峡，在一片肮脏的水域航行。翌日清晨，他们改乘每天仅有一班的火车，经过一天疲累的行程，终于抵达生养了马尔克斯的故乡小镇阿拉哥塔卡（Aracataca）。

这个小镇作为文学原型日后将以辉煌的马贡多（Macondo）之名与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的约克纳帕塔法县（Yoknapatawpha County）、博尔赫斯的潘帕草原以及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1927—2015）的但泽一起，永远雄踞在世界文学的虚构地图里。

但凡伟大的作家，不仅会把一个比真人还要血肉丰满还要寿命绵延的虚构人物放置在人类出没的世界上，还会把一个虚构的地理安排进这个日益残损的地球。文学艺术虚构而成的这些人物和地理，非但没有被时光打磨成灰，反倒因时光而愈益生耀。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物质的磨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他们必得以肉体之痛（疾病）和心灵受苦（死神意象）予以承受。而非物质的存在（纯思维纯想象的创造），则是超越时光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写作的意义，或曰艺术创作的意义。这种超越时光之外的东西——或许可以被叫作灵感——召唤着某一类人。

在1950年那趟随母返乡的旅行中，二十三岁的马尔克斯听到召唤：让写作成为一种尊贵的生活方式。戏仿那本在西方世界据说印刷量仅次于《圣经》的小说《百年孤独》的开头，我们可以说，多年之后，当马尔克斯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耀和赞美，他准会想起许多年前跟随母亲返抵故乡出售祖屋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并且如此感叹：“现在，七十五年光阴抛掷身后，我才知道，这是我所有决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以作家为我一生的志业。”¹

实际上，这不是他主动的“决定”。他只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召唤。这种神秘的力量也曾召唤过马尔克斯的文学导师威廉·福克纳。

在故乡小镇阿拉哥塔卡，一座祖屋等待被出售。其实，出售祖屋并非这次旅行的重点所在。这次旅行的重点是：母亲以旁敲侧击或是直截了当的方式，劝告儿子重返校园。她苦口婆心，一如你我的母亲。他们只带了32比索的现金，其中6比索还是马尔克斯向熟悉的书店老板借的。如果祖屋不能出售，这点钱刚够他们返程。

在人满为患以至于妓女在一小时内能够接客四五次的游艇上，在乘客稀少或许仅有马尔克斯母子二人的破旧蒸汽火车上，马尔克斯总是手捧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以躲避母亲的絮叨。

福克纳是一位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作家。他初中辍学。仰赖于退伍军人的一项优惠政策，曾在密西西比大学短暂逗留。他的

1 马尔克斯：《为讲故事而活着》（*Living to Tell the Tale*），兰登书屋，2003年，第5页。

学习成绩乏善可陈：有一学期的英文评分甚至为 D。根据传记作家约瑟夫·布洛特纳（Joseph Blotna）向我们提供的一条信息，1952 年，亦即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五十五岁的福克纳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如此坦言：“现在我第一次明白，我拥有多么令人惊奇的才能：没受过任何正规意义上的教育，甚至没有富于文化的伙伴，更别说文学上的伙伴，却做了我已做的这些事。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我不知道上帝或神明或不管是什么东西，为何垂恩于我，让我成为祂的选民。”¹

被召唤者最为典型的例子，或许当推俄罗斯“白银时代”阿克梅派的代表性诗人曼德施塔姆（O.E.Mandelstam, 1891—1938）。在流放的贫困岁月里，被这来自高处或是心灵深处的召唤所驱使，他写出旷世杰作。

早在流放之前，他就察觉到了召唤。这召唤被他隐喻为天空中舞蹈的黄金。它像个凶暴的君王，“命令我歌唱”。诗人禀赋的自由意志成为神秘召唤骑乘的骏马。仿佛一个被神灵或幽灵附体的人那样，“我冻得浑身颤抖”。寒冷是来自冬天的狂风吗？不是，寒冷来自突然被召唤时的怵惕，而“我多想从此沉默”，可是，他却不得不接连发出卡桑德拉式的预言，以告知世人，在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里。

1 转引自 J.M. 库切《威廉·福克纳与其传记作者》，《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 196 页。

我冻得浑身颤抖

我冻得浑身颤抖——

我多想从此沉默！

而黄金在天空舞蹈——

命令我歌唱。

去痛苦吧，惊惶的歌手，

去爱吧，去回忆，去哭泣，

去接住轻盈的小球，

它被昏暗的天体抛弃。

正是它，一根真正的引线，

联系着一个神秘的世界，

什么样肝肠寸断的忧伤，

什么样的灾难，已经发生！

倘若有过反常的颤抖，

这一颗永远闪烁的星星，

为什么要用生锈的饰针

扎进我的身体？¹

1 奥西普·曼杰什坦姆（本书译作曼德施塔姆）：《曼杰什坦姆诗全集》，汪剑钊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8页。